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耆　農耈　同較

山櫟　農匠

疏

備陳調度機宜疏

竊臣頃駐彝陵畧陳調度案巳上聞然不過舉其大槩未能致詳中間分任責成尤關緊要奏中俱未言及恐聖心

惓惓未能仰慰萬一也謹補牘再陳隨事開款庶文字雖多而省覽稍便臣狗馬愚蒙嘔心竭慮不過如此伏祈聖裁折示施行

計開

一密圖曹過等賊臣愚先具奏聞謂將不能無待一待調募之集而兵力振二待灘水之漲而兵力閑三待糧運之足而兵力壯四待逆獻之擒而兵力全今前三事稍如臣願而逆獻亦將就擒第一日未報生擒大兵猶被牽掣未能悉舉全力盡數驅來爲剿曹過之用也

一密圖曹過臣先以撫羈之欲其一定不移可行吾計比賊差管隊來見臣即因而用之有祖自通張臣法回去隨即來㪚賊又問臣諳路發兵運糧以漸而進遂

殺姚宗中李龍二人後營盡走巴東巫山圖闖入蜀蓋已羈之數月果不他移及其覺而後移圖闖入蜀總是窮絕死地正堪大剿之基也　一臣先恃蜀地之險蜀兵扼守無虞道臣向鼎極言蜀兵單弱險亦難恃非多調漢土兵不可臣從其說亟調秦良玉五千秦翼明兵二千當未入蜀蜀撫已先調之與臣不約而同矣良玉今出兵一萬扼守巫山翼明亦集兵二千扼守大昌賊今不能闖蜀又將退坐興山亦大得此調兵之力　一臣先遣胡平表入蜀募兵至今尚未齊集又募江津縣刁古二姓之兵聘鄉紳刁化神領之化神原任永平戶部臣識其面會署山海道

邊警衆稱其才是以委之其先調黔之于騰龍楚之向國棟俱以道遠兵寡無裨急用止之矣　一臣在襄陽按臣汪承詔自承天來會臣念襄承接壤可以兼顧陵藩且按臣奉敕監軍諸務兼資彈壓面商留駐襄陽會同督餉侍郎張伯鯨催餉本折糧運飭勵文武軍機然後臣乃啓行

一臣至彝陵暫止適中調度委評事萬元吉入蜀代臣察飭道臣向鼎隨臣贊理軍機同知陳敦復管收放彝陵兵餉同知許明佐監紀萬縣川兵推官孫明孝監紀衡永等兵共在襄陽留主事余爵驗收一切公文分別緊緩飛遞仍督率同知楊啓蟄史䖍初通判過周屏計處一切兵

糧預呈定奪　一臣在彝陵鄖襄相隔迥遠不能放心委
主事楊卓然往來鄖襄飭勵守灘將士仍探警息就近調
遣策應竹均𣫍漳等處兼催撫道有司運給兵糧比有桿
賊自艮輔親至彝陵乞撫臣令帶往彼地同監紀萬年策
商酌而行至興安尤遠特委標下中軍副總兵陳可大前
去與總兵左艮玉商計軍機因該總兵入山勞苦偶觸舊
疾屢具稟詳一切關係尤重故遣中軍代管勞問兼有斟
商安定降人諸務故也　一臣分楚兵入遠安洋坪一路
京兵佐之漸漸緊束與歸是爲正著如賊越興趨房臨期
調度堡殺及買糧運糧接濟該巡撫宋一鶴專任其事

一臣分豫兵入保康大池一路刀兵篁兵佐之漸漸緊束興歸是爲正著如賊越興趨房臨期折轉促殺該總兵王紹禹及監紀萬年策計議而行其買糧運糧同知艾毓初知縣陶懋中李大覺等分任其事　一臣分鄖兵入竹谿洪坪一路左兵佐之步步收殺房興是爲正著如賊徑趨房竹臨期調度轉殺及買糧運糧接濟該撫治王鰲永專任其事近該守道袁繼咸受任臣又特以監軍委之　一臣分左兵駐興安者繇平利入山駐鄖陽者繇竹山入山皆佐鄖兵之不及步步收煞房興是爲正著如賊徑趨竹平臨期調度轉殺該總兵左良玉之責平利一路運興安

之糧貯赦家寨供兵該與安道及知州專任其事竹山一路買糧運糧與鄖兵同屬撫治王鰲永之事　一臣分川兵堵殺巫山大昌大寧尤以從大寧步步收煞至巫山促剿是爲正著如賊從大寧逝出竹房必出兵大寧界外會鄖兵左兵步步緊蹙至興歸合剿倘逆獻已擒則太平一帶之兵俱來會聚其買糧運糧接濟該巡撫邵捷春專任其事　一臣檄秦督鄭崇儉如已擒逆獻即取大寧一路步步收煞至巫山合剿以助蜀兵之不及其糧料接濟該蜀撫事也　一臣檄秦撫丁啓睿如已擒逆獻速分兵一枝剿長武等處之賊其餘仍駐興紫兼督運平竹之糧乃

該撫聞長武警報已提趙大將光威之兵回省剿殺正西解文英張一貴周相成以監軍道曹心明督之另報到臣臣即依議而行矣　一臣檄監軍道張克儉原發奇兵三千入蜀如逝獻已擒該道當督副將張應元之兵仍歸左鎮標下於興鄖聽令監紀張令聞分督汪雲鳳之兵繇水路赴臣標下聽令　一臣檄京兵孫應元張一龍等正出當遠一路仍分周遇吉護荊沙喬伸春守南漳督理劉元斌任荊當策應主事田芳督餉僉事孔貞會監軍皆以遠安一路爲先而營將張琦賓國寵艾繼宗李時芽等火營潘太節鋒營馬成功等但聽臨期調遣惟黃得功林報國

一杪酉蘄黃等處剿革左之賊不在此數內也　一臣先檄沅撫陳睿謨移鎮彝陵比臣至彝仍與面商還鎮荊州重地擁護親藩兼督催江南州縣買運芻糧其兵挑選精銳一千五百員名以都司張元璧統領隨臣駐彝陵聽令

一臣分布既定頻申約束謂今日用兵之道以夔巫之間堅壁阻賊為先如山不動為主惟厚集以張吾勢勿虛驚以離吾弦則檻獸籠禽在斯地矣其在竹寧房保當遂昌興腳踏實地穩步而來手挽同舟聯臂而進行必先哨探走一路看諳路皆極其明止必安老營住一方盡詳方皆豫為備不必爭先殺賊但要制賊不敢來進吾營不要

貪利兼程但要逐程發兵先占其險用山寨士民爲我鄉導仍要陰防其與賊通歒來降難民作我先聲切勿誤信留爲賊應糧料如有不繼必向山中和買不可紛爭輓運如或不前必要留兵接護勿容輕棄我兵已進前路而後路有險仍要留兵守之一路偶或前驅而諸路未至則必彼此相就相援而後可如此我兵整整暇暇漸逼賊營然後相其時勢著著占先察其地形步步催緊擒渠散脅除暴安良似乎不出數月便有平定功成之望而我文武將吏非奉主上威靈蕩夯戒勉未肯同心協力作一了百當之事也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臣惟執此請命斷不敢私徇

一人出縱一法也

崇禎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奉聖旨覽卿奏調度機宜朕知道了先擒獻逆次剿羣兇卿著各督撫鎮道分誼責成同心協力刻期掃蕩豐功懋賞決不踰時如有逗怯玩誤的賜劍具在國法無私該部即行飛飭

恭謝天恩賜扇疏

竊念天中應候愠解絃徽日下承恩薰生殿閣惟臬心之悅豫斯臣宰以欣榮臣嗣昌遠役行間賜露門下五明金薄光搖漢渚之霞一握清涼氣凛峨嵋之雪臣屬當揮羽渐漸夜半吳牛敢畏捐紈聽切秋風塞馬幸受飲氷之命行師無五月之瀘還推挾纊之仁大賞用三年之震臣可勝瞻望闕廷頓額欣謝之至

崇禎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秦賊零股竊發疏

竊臣督師剿寇原以張逆爲先故合秦楚蜀兵咸畢力於此一著而曹過且姑緩之革左另分兵去其餘桿賊土寇未能一一隨剿蓋勢有不得不然也然臣初出都門則見逃兵在路郎處見賊已難迅掃將來又復蔓生請飭原籍多收一兵郎是草間少添一賊業奉欽依不料零股之賊又起秦地致褒有長武之失也察該撫丁啓睿節次文報正月十五日有賊滿天星張妙手在寶雞地方赴太公堡老營扎天盤等十七日過渭河將羊平鎮焚刼二十一日

將八廟堡天王村尅開稱賊頭係闖子等情又據藍田縣
報閏正月十三日有賊在縣南綱峪搶掠十四日與縣兵
打仗將守備謝無華擄去二月初四日據咸寧縣報死賊
新八大王脫尾很下得海在大小三岔等處札營結聚南
山一帶貧民歸從甚多十三日據扶風縣報闖子一賊倚
山爲勢竇阿婆邪說惑人郿縣倪居士又散布長生不死
之誑言凡有投來奸民分送於闖竇兩營爲賊十四日據
平涼府報寧州賀郭二堡土賊糾合涇州金村劉李薛蘇
等堡平涼衛東高寺張樊等堡聚至二千餘自長安洪家
舖至瓦雲驛一帶刦掠同日據慶陽府報環縣迤西土堠

里潘家高山堡居民潘自安等聚結搶掠又糾合西賊二
十餘戶逼變良民又報涇州廟劉家堡結聚強盜攻破大
昌鎮等情又該分守關內道報三月二十六日賊從涇州
來假粧軍官入城將長武縣天陷二十七日撒塘至染店
又將寧州大昌堡党賊招集齊集長武城內白旗上書加
贈逼反亾一字順尅亾百姓投者甚多又報西地有哭起
之賊從海刺都固原衛八營大寨子及萬安監等處搶掠
東來又會合環縣寧州等堡道賊頑民其勢甚衆等情又
該陝西按察司公稟稈子賊大天亾禿尾很等鴟張於鎮
安山陽等處竄阿婆嶺于賊豕哭於寶鄠盩厔之間又該

關內道報竇阿婆二月二十日在盩厔地方許退郿縣糾
大將賊闖于馬王張妙手等二十五日從來盩厔地名西
維峪攻堡焚村都司曾文彬統兵二十九日到縣三十日
協同鄉兵飛揭賊營斬級三百一十四顆又該總督鄭崇
儉報三月十六日萬安監城內饑民丘汝俊等暗結環縣
土賊接連入城殺死代捕經歷趙之禎隨遂賊出城等情
到臣臣思秦地向為賊藪年來雖少削平恥竟根株猶在
疥癬不除加以年歲不登新逃踵至遂致土寇桿賊如竇
阿婆闖于等則在寶雞盩厔之間秃尾狠大天亾則伏藍
田鎮安之界逢村肆虐見兵即逃為日已久而海刺都等

自萬安環縣而來賺長武城而據之另是一股新賊可憂
有甚焉者今該撫丁啓睿已提兵船往剿殺而臣又允關
內道之詳動支剿餉事例募兵二千借以收集兵丁爲我
効用卽是散賊之一機其總督鄭崇儉雖在行間督兵不
過三四千衆當以殄滅大賊爲期難遙令之回鎮臣不敢
不爲奏明果大賊盡行殄滅然後回鎮小醜不啻爐炭之
燎鴻毛也要緊尤在有司得人撫字綏黎爲本乞敕吏部
加意遴除陝西州縣多授甲科勿聽規避凋殘徒取老廢
利貢充塞且商雒道乜當草賊之衝莿世清又不赴任以
府同知署事失安罷其能辦賊也世清果否留任抑或另

擬有人合責星馳受事敢祈天語飭察施行

崇禎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奉聖旨據報陝西情形已有
旨了卿還嚴飭該撫著遵旨速圖剿殺勿致滋蔓秦督
仍力辦獻賊務期擒獲州縣多選甲科不許聽人規避
責也清久不赴任是何緣故該部察議具奏

恭報微臣進駐梁山疏

崇禎十三年十月十四日該臣於萬縣水次接據保寧府
監紀推官周有翼稟稱本月初四日身職至儀隴離巴州
六十里望見火光初八日始得該州報言大捷獲功但賊
尚未起營不知從何向往如從巴州走儀隴則營山渠縣
廣安一帶可虞然尚不能至順慶因有大河界之也如從
巴州走廣元則昭化一帶淺灘可虞如過淺灘則劍梓及

川西任其縱橫可虞等因據此該臣隨卽行文撫鎮監軍將領等官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張曹二孽精兵僅二三千合之婦女小子亦不滿萬計撫鎮調度新舊主兵不啻三萬有餘本閣部發刀監軍侯天錫王之綸隨撫院往保寧者四千發張應元白一龍馬應祥吳學禮劉世昌猛如虎郭關劉士傑張世龍等自達巴一路去者六千五百發譚詣譚文鄭鳴衛嘉增孫逵聖徑往潼縣護省城者四千五百又調到秦將李國奇賀勇領兵二千六百有曹監軍忭之自西太截昭巴而來兵不可謂不多慮不可謂不密矣但渠廣一帶尙未有兵萬一賊被殺回東西亂竄復折梁

廣亦未可知今擬發陳署鎮孔監軍馬步五千前往廣安暫駐探賊折奔迎頭夾剿而本閣部亦移鎮梁山以兼顧川北川西相機再爲進止其省城有按院駐防保寧有撫院控扼平兵有廖監軍督之張猛等兵有萬監軍督之秦兵有曹監軍督之如本閣部前所約束兵將不許一步離賊監軍不許一步離將不行兵不用命將不成功而賊仍能逃死者此到頭一著性命緊關不得不嚴切責成勿容少有寬慢致滋承誤也其廣安梁山駐兵所在必須轉運糧料以濟州縣之乏必須廣招市買以通官運之窮是在該道該府及鄰近有司之責不容諉卸等因去後臣仰發

監軍僉事孔貞會署鎮中軍陳可久領兵次第前行候兵
馬行盡臣愚卽隨其後暫駐梁山察梁山一路繇大竹渠
縣可通巴州保寧一路繇大竹廣安可通順慶成都是爲
適中兼顧之地如賊繇巴州折保寧潼川向成都地界則
諸兵圍剿太可收功臣當再進蹙殺以盡賊爲期如果繇
巴州折儀隴營山則渠廣竹梁地勢切近臣卽擱定茴頭
與諸軍夾擊如或繇巴州走南江通江或繇保寧走廣元
昭化遁入秦界或伏秦蜀兩界山菁之間則秦蜀督撫鎮
將各有地方專責凜遵屢奉　明旨肅命剿殺曷敢有辭而
臣所委監蜀兵者有叅議廖大亨監秦兵者有副使曹心

明旨嘗與賊終始無容諉卻其客兵聞撤又須斟酌以臣
入蜀既深回顧中原甚遠瞬眼歲月之將盡驚心剿餉之
難供每當一番進步間而有無限廻翔審視憔悴幽憂不
可執塗之人而告語焉者也伏惟聖慈少垂矜鑒使臣得
畢展其愚歸就斧鉞無憾矣

崇禎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覽卿奏移鎮適中
兼顧調剿具見悉心布置朕知道了仍若督勵該省文
武夾攻壓殺以盡賊為期不得縱逸竪桊致滋永說其
駐兵地方亟宜轉運糧料以資接濟不許誤卻該部知
道

呼報微臣進蜀回顧楚豫疏

該臣前具微臣身滯夔門心懸楚豫一疏於九月二十九

日拜發上聞內稱若賊情少變則局徵更則京兵不必入
蜀而楚豫之兵次第遣還臣又不時揣酌調度等因在案
是日之午旋接逆州道辛綱進塘報賊於九月二十三四
巳闖過河頭之撫臣邵捷春之報亦至臣疇諮數四於十
月之初一日將原調楚撫之兵止留川營王之綸滇營閔
一麒張先璧所統共二千五十有奇令監軍孔貞會督之
在蜀發回楚將王允成楊文富劉喜才劉之祥華士奇所
統共二千六百有奇於初二日自夔還楚直走巫巴大道
過下當陽以資東剿同華之用時聞撫臣宋一鶴自興山
出至歸州臣即移咨該撫身任全楚馳往蘄黃剿禦革賊

不再計而决矣至初四日又咨督理監臣劉元斌將京兵盡帶出山發潛太節護祖陵以孫應元為遊騎其張一龍馬得功等發之德安以樹進剿先聲三標將張琦等暫隨督理移駐承德之間而楚兵之在遠安者有方應星陳上才宋殷緒一千三百用同知鄧承券在彼駐防往來督運可以兼濟尚有王世泰楊智羅成耀蕭應訓毛顯文王三槐陳治等所統原隨楚撫之兵内酉五百聯絡當陽餘盡聽往蘄黃剿賊則當遠一路之事畢矣其在當遠西南有興山縣羊角寨二處原酉彝歸一路兵共三千有奇臣令同知許明佐分布哨防仍責歸州興山酌運糧料而彝歸

之事亦畢矣又在當遠東北則爲保康房縣簡坪壽陽等
處向用河南之兵臣今僅調梁虎一枝同楊從義算兵一
枝入蜀而撫標鎮標及右營潞營之兵行令總兵王紹禹
整頓出山先勦土寇乃據游擊高謙塘報自奉臣令八月
二十七日離羊皮灘九月初九日自禹州至郟縣剿殺李
際遇申靖邦任辰張鼎四家土賊號稱四五萬人高謙一
日三戰斬級二千三百有奇奪獲馬騾牛驢槍砲等器各
以三千餘計是則中原土寇似不難平而保房二竹山中
留兵善後之著臣則不能遙揣行之亦於初二日咨鄖撫
袁繼咸割該道萬年策及總兵左良玉爲確計山中留兵

以清餘孽以懷遠圖事始得鄖襄九股大賊經年剿撫兼行業已收拾其八止餘曹操殺戕之股與張逆合夥奔逃自闖大昌寧堡賊前兵後擱殺難施今又過達州河而去矣此時秦楚之兵陸續調到賊若少戀蜀地定可全殲萬一竄而走秦督難了局在我楚地不患與歸當遠徙有大隊繼來惟恐房竹鄖津接壤與平商雒何以留兵斷後何以措糧給兵此地方永遠之圖非本閣部所能代理而此其將不可不講求一定以便題請施行者趣山中之客兵未撤可以斟酌長留或作更番戍守之計兼幾邑之流徙未歸可以開墾荒曠早爲兵屯養贍之資此何人之責哉

夫固鄖陽撫道之事而本閣部與平賊鎮不得不借箸深籌者也爲此合咨鄖院飭該鎮道即察見在保房二竹山中及鄖均一帶灘上主兵若干客兵若干某將某兵堪用或應久留或應番戍某將某兵不堪或應漸汰或應發回其留兵之數約共若干屯兵之地係該幾處作何措糧供給作何墾土經營定限文到五日內講究明確回覆前來以憑擬定具題其興平商雒雖係秦屬實在鄖撫節制之中一隙少疎全局都誤尤須鄖院一並飛行確計通盤打算不得遺漏等因去後緣道路相距甚遠未能即得回文而臣竊計鄖陽撫治先年原爲流氛而設所轄湖廣之荊

襄鄖三府河南之南陽一府陝西之漢中一府商州一州皆萬山幽谷鳥道羊腸逋逃伏匿之區奸盜嘯聚之藪事平之後必如臣初議陞撫治爲總督衙門設總兵爲監練重鎮無事可以建威銷萌有事聽令奔走禦侮一舉而數善備焉其總督衙門仍須兼轄川東一路以川湖河陝四撫咸受節制供調兵糧處置軍民參拏文武總督得按法而行四撫皆不許撓令斯流氛可以永靖山藪無不奠安而南北咽喉中原脊骨所在朝廷可以臥理期之無復出外之虞矣

崇禎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覽奏進剿回顧楚豫山中酉兵分助及責成楚鄖三撫不令一隙少疎知

道了張曺二賊竄入川中流毒已久卿還上緊督兵追
剿勿以賊前兵後攔殺難施爲詞致闖秦地又緩剿局
其即撫改陞總督事宜該部看議ений奏

亶述秦督回文疏

崇禎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據臣差夜不收薛尚智帶回
陝西總督鄭崇儉九月初五日回咨爲剿局垂成再催督
剿事內開九月初四日准本閣部咨前事內云貴部院始
則兀坐太平一步不前今則再至西鄉一去不返以致兵
駐開縣檄調啓行無日因何不給行糧因何不前督剿因
何奉旨日久竟無一字遵依相聞因何一聽各兵觀望逗
遛不進合咨明白以便糾參等因准此察得職之駐太平

也因一病糾纏幾至殞生該縣知縣邵夢尹報病蒙貴閣部批令免赴大寧後於七月初四等日接准貴閣部咨劄諭賀李二將在蜀痛剿帶領大培回漢是疑太平回西鄉皆遵貴閣部調度未敢違越至兵丁行糧入者有數出者有數解到即發未嘗刻緩止欠兩月職七月十一日至西鄉適有解到餉銀職即給發兩月是行糧並不拖欠其未到者見今差催緣秦中遍地皆賊道路梗阻難以刻期而至各丁所借口者係前總督洪承疇十一年正月起十月止餉銀與職不相干涉也若奉旨控太平未嘗令職親督殺賊職檄賀李二將上緊跟剿何敢令其逗遛令殺賊者

一時落後即請國法而半年兀坐不殺賊者又當何如也
職病勢危篤氣已將絕貫閣部發咨時尚不知兵潰蜀兵
已潰矣事至此不可收拾矣倘蟻命一息尚存何須煩請
金吾赴闕聽誅願甘斧鉞耳等因准此又准揭稱剿局將
結止爭一簣之覆勿論粉骨碎身者不肯輕棄前功即刑
有血氣之夫亦思勉圖成績惟是罪孽深重天降之災一
病纏綿之身未能督兵開縣其同漢豈敢任意有貫閣部
之札在若當日能會札中意斷不冒死出蜀致有一去不
返之嚴責也按太平有旨賊入秦者秦督罪樞部亦有議
也遠而督兵楚豫放開入秦一路罪亦不免總之身為封

的天災國法叢集於赤心愚人夫復何言若云委君命於草莽則死有餘辜萬萬不敢也賀人龍李國奇因督兵進剿積怨深雖具稟借口月餉二人見存當面問之推爲軍丁索洪督欠餉借口餉銀即稱疲若請弓矢之隱隱心事也向嘗借書名帖今不敢仍前借循故套請以不擇音之聲勒揭回覆等因准此十月初二日又據臣差官謝希義帶回該督九月十五日回咨爲飛檄催選銳兵以收全捷事內開九月十四日准本閣部咨前事內云賀李二將前報降丁傾餉西鄉安頓家口計此時已完備矣本閣部止調精兵數百前來合剿成功不拘一員兩員統兵前來殺

賊不惟可免擅回之罪仍當太敘擒斬之功等因准此案
察先於九月初八日准貴閣部咨爲緊急軍務事已遵照
明示於二營摘選精兵一千六百五十員名議令李國奇
賀勇南夢雲等統領前赴巫昌合剿並各項事宜於初九
日回覆訖後各丁因職多方鼓舞咸思勇往賀營又撥官
兵五百五十員名該營各發官兵一千四百員名合李國
奇八百通共二千二百員名陸續啓行以收全功以結剿
局訖等因准此十月十二日又據臣差官楊錦鳳帶回該
督九月二十六日回咨爲萬分緊急軍務事內開九月二
十五日戌時准本閣部前事內云張曹二賊本月初九日

已至上田壩必走雲開達太奔漢中無疑矣合咨貴部院
火速親督賀李之兵前來達太飛馳截殺以收全功其漢
中兵將速調精銳進扼廣元以免狡賊萬一透出致貽親
藩震鄰之懼等情准此案照先於九月初八日接貴閣部
咨東南諸賊十去八九秦兵止用數百令一將統領入蜀
餘兵回秦等情於十二日發李國奇賀勇等挑兵二千二
百令曹監軍率之入蜀其餘降丁已經陸續回秦職遵酌
妥徑行之說原卜十五日啓行回鎮國練奈病臥不能啓
動業已請告至二十一日接慶陽府塘報本月十一日辰
時准慶陽營遊擊鄒光顯報稱八月二十九日辰時據護

送張糧廳家丁張國英等報稱二十八日夜三更時分有王老虎紅郎燕青潘自安等賊將縣城攻破其張糧廳守備劉登雨不知存亾防丁與賊對敵賊多被殺死等情攻破環縣慶陽諸城危急固原戒嚴職救書內原駐劉慶固一聞環失固驚秦中大寇又起團練毫未就緒奉有不得藉口辦賊之旨職以秦督久駐西蜀致令秦中如此不可收拾不得不勉擡病軀星援慶固二十一日起程二十四日到漢中途中勞苦病體愈不能前瑞王差醫官沈文達診脈用藥云六脈沉數病深日久即欲再具請告二十九日午時接貴閣部咨西鄉入蜀一路專責曹副使訥賀李

之兵前來尋賊所向剿殺卽刻行飭道將森本日戌時又
接咨前事內云張曹二賊已至上田壩勢必闖廣元入漢
令職親督賀李之兵飛馳達太想此時尙未知李國奇已
入蜀矣前後調度職庸才顛倒莫知所從察咨內九月初
十日之文念五日到職業半月度漑上田壩已可過川東
達太入川北保寧矣職於二十六日從漢中奔川東又計
程半月一月之遥賊從廣元入漢亘入秦徼職反馳川東
風馬牛不相及也且李國奇等已去一十三日度可至閬
恐在賊之尾職又從而尾之已不能追矣賀人龍之餘兵
已到西安不能撤轉此時隨職者止鄭賀二將家丁三百

餘人達太之犇實爲無益兵法相機難以執一會貴閣部之意欲堵賊不入秦耳似宜一面嚴行道將李國奇等若在賊前迎頭截殺若在賊後緊緊追來今賀人龍趙光遠等迎扼廣元之路俟再調臨鞏之兵前後夾剿以爲成擒之計貴閣部咨中二賊入漢無疑樞部題奉明旨秦督不可令一賊入秦若入秦者罪是職必不可離漢矣況病勢危篤日行不過三十里從秦入蜀露宿草棲病必不甦空送殘生於蜀野所關猶小于流賊以入秦所係實大此職一息尚存不得不爲封疆慮者兵法必至之勢料貴閣部亦旋爲計算者也等因准此爲照秦兵西回一節臣於八

月十七日在彝陵聞報未得其詳因檄行追提日望回文不得至九月初八日入蜀始具兵賊情形疏內附陳上聞彼時猶待該督鄭崇儉回文之至也追賊闖過淨堡而回文猶杳然臣方具秦兵宗儞擅回秦督屢呼不應一疏詳陳始末據實糾叅於九月十八日拜請聖裁在案俟至九月二十九及十月初二十二等日臣差役次第回話帶有該督咨揭係九月初五十五二十六等日發行者臣前所奏該督塘報咨書自七月十二日後絕無一字發行而臣差去員役亦無一回話者卽此是也今察咨揭內述臣原文一問一答歷歷分明就中得失自見再質臣之叅疏

情節不啻了然其最大者如兩藩告急臣劉暫回漢中原非得已參疏備陳無隱既奉明旨控扼太平即宜遐鑾何無一字祇遵該督咨揭中畢竟道不出也至云半年元坐不殺賊不知所指何人應聽該督糾舉仰請聖裁臣不敢贅目今該督已發李國奇賀勇領兵一千二百委副使曹心明監軍入蜀行至太平聞賊過達州臣檄速往通巴昭廣截殺而賀人龍具稟於前兵外又選精銳四百前來合營其倡譁首惡據呈於九月二十四日在漢中綁拏梟示八人內加銜都司蔦三亮線名下山虎劉應福線名牽木狠係鬬將任秦將之傾哨也劉汝金線名可天飛劉旺線

名改罔亾係闖亾之領哨也苗明陽線名獨行狼趙邦與
線名通天亾係蝎子快之領哨也加銜守備張臣線名混
江龍高守旺線名定不饒係先在秦過天星之領哨也誅
此八惡軍紀少伸倘進剿之兵能奏擒渠偉績即該督功
將領前愆亦猶可贖乃通巴昭廣咫尺漢中臣爲親藩慮
飛檄趙光遠迎扼廣元又恐兵單再檄梁甫馳赴秦徼而
令該督與賀人龍既俱在漢則堵賊不入秦自是巳身專
責豈但會臣之意哉向來部題明旨責成原在於是第臣
之意以爲僅堵秦界猶恐百密一疎不如殲之蜀中一了
百了耳今該督咨揭一則曰奉旨控太平未嘗令職親督

殺賊再則曰控太平有旨賊入秦者秦督罪樞部原有議三則曰樞部題奉明旨秦督不可令一賊入秦若入秦者罪是職必不可離漢云云其自計甚明而又嚴行道將李國奇等若在賊前迎頭截殺若在賊後緊緊追來令賀人龍趙光遠等迎扼廣元之路俟再調臨鞏之兵前後夾剿以為成擒之計則其計賊計兵亦甚審矣伏祈聖明俯從所議嚴加責成果縱一賊入秦者罪此實仰遵明旨非臣別議紛更也

崇禎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奉聖旨覽奏朕知道了鄭崇儉已奉有旨叅將李國奇等卿還悉心調度務令擒渠奏績以完剿局該部知道

秦疆大計疏

竊臣頃因秦兵西回一疏糾叅該督鄭崇儉請旨從重議處再疏述其咨揭請旨嚴加責成無非爲剿寇事急功在垂成不得遽有紛更致滋諉卸也及察該督咨揭之內一則曰病勢危篤氣已將絕再則曰罪孽深重天降之災一病纏綿之身未能督兵開縣三則曰病臥不能起動業已請告四則曰勉強臥擡病軀星援慶固五則曰病勢危篤日行不過三十里從泰入蜀露宿草棲病必不甦空送殘生於蜀野云云臣心怪其稱病已久備詢文武將吏曾經從事該督者言其憑瑙勞後太平一病幾乎危篤是眞今

即未至顛頻而奄奄暮氣慄慄危情始不可任軍旅之事
然則雖欲不更不可得矣第恐朝廷之上一罷一推軍旅
之中一弛一代未免遷延鬆緩悞事孔多莫若請乞聖裁
太赦巡撫丁啓睿馳詣軍前視賊所向先任督剿然後徐
議該督前功後過酌量罷處則以撫代督係本等信地專
責無可他辭而聞命星馳駕輕就熟必有不延時日速就
剿功者臣見秦中新賊層見疊出該撫不假多兵次第翦
滅才力過人似堪即代總督之任第該省巡撫之任亦非
尋常可稱不能不煩廟堂萬分詳擇耳事關封疆大計臣
愚心有所見不敢不言伏候聖裁定奪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奉聖旨鄭崇儉是否眞病已經革職卽著廵按御史確察速奏不許徇延取咎丁啓睿著卽代其事撫馳詣軍前視賊所向先任督剿不得一刻遲誤督臣員缺卽會推來用吏兵二部知道

獨請臣罪疏

竊臣入川督剿賊繇廣元昭化將奔劒州梓潼業於十月二十四日自梁山縣拜疏上聞臣卽衝泥冒雨於二十七日早發梁山經過大竹廣安岳池至於順慶親見隨行步兵跋涉之苦馬騾倒損之多臣亦心憂身病憔悴支離無復人理始知蜀道之難果難於登天也日望官兵一戰之捷挫賊狂鋒詎之遄死豈期蜀兵之脆將領之愚至不堪言該署鎭方國安遣羅萬象韓光榮劉貴等一潰於劒州

之上眞舖撫臣郤提春遣寅啓高孫逢聖﨤嘉增鄒鳴等再潰於綿州之亢香舖皆行無哨探比無營壘夢夢焉如尋常走路掉臂遨遊而倏然遇賊穩步入其伏中即客將李國奇賀勇張應元與署鎭方國安等猝遭一戰亦不隄防賊打倒番而先勝後敗得不償失臣在中途聞之拊心頓足仰天嗟吁何區區二孽若是其兇且狡而我兵未能得志也備詢陣前目擊之人皆言我將我兵視賊太易恨不徒手擒來獻功而不知賊入至此無生之路有死之心拚命狠衝在我數家之兵不能統一堅固情理近眞臣即沿途飛檄晝夜徵兵定計夾擊以全取勝擬秦兵屬賀人

龍等自劍梓趨綿羅楚兵屬猛如虎等自順保趨潼中而
蜀兵數倍秦楚則自省城西北東北二面視賊所向迎而
堵之與秦楚聯絡呼應以爲率然之勢然始而視賊太易
者今未免又視太難倘一隙疎虞致賊奔軼仍非萬全之
道臣復向彝歸檄監紀許明佐督山中撤出之兵又向鄖
襄檄總兵左良玉督分剿徊革之兵咸向川東一路接踵
而來以爲多方截殺不盡不休之計而秦地之兵應堵白
水壩碧魚口等處該督已調臨洮鎭將部文再調寧夏三
千來此一夫當關萬人莫過之地自可保無越思矣至於
蜀中州縣先經賊破殘今歷三年之久但有官民守禦賊

族不敢睍視其或城圮未修屋焚未葺民逃未復印失未頒人心先渙散無主而闒茸之庸令龍鍾之署官或聞風先自潰逃或臨期毫無警備則自招賊入而非賊能入之此平時料理之責在地方守土之官與行間文武將吏莫不人人有罪而罪之大者臣或就軍前行法或會撫按嚴拏嗣容一一詳報上聞其稍次一等則尚欲鼓而用之以此外更無人也顧惟臣實受命盪寇而二孽猶自逋誅罪一臣實提衡文武而行間不盡用命罪二臣本欲從夔巫壓賊入楚如八股收拾之淨而賊反竄入川北川西不如臣算罪三臣兼欲北顧中原東顧蘄黃皖鳳將京邊楚豫

之兵盡數遣行即平賊鎮左良玉亦發專勦而今見行間
將士處難制賊死命又調良玉入川罪四向者瑪瑙山千
江河等處之捷報殺張獻忠精銳始盡即抽出一條龍二
隻虎順天以精銳來降實實可據獻忠之賊無多至於馬
溺溪豐邑坪等處之捷報殺羅汝才精銳亦盡即抽出小
秦以混世以金翅鵰隨龍闖索來降實實可據汝才之賊
無多而此無多之賊人人視之甚易者臨陣殺之甚難蓋
此渠魁中之渠魁兇狡中之兇狡二十年來練成至精至
悍不死不降獨此數千賊種而臣不能躬親臨陣與決雌
雄以爭一旦之命而明報王之心罪五夫此五罪者臣自

知之臣不敢隱謹束身西極仰請皇上乾斷天行風馳雷厲或羈紲闕下或賜鉞軍前使國憲以臣而彰戒行因臣知儆則微臣報主之誼所鏤骨銘心甘就斧鑕而無敢絲毫諉卸於文武將吏者也

崇禎十四年正月十四日題

再請聖命疏

竊照賊入川西臣愚席藁請罪此外無敢別瀆第念一日待罪猶然一日治兵一日剿賊未敢諉卸則在川中主客多兵本折用餉不得不暫留川中起解之銀以供事寧奏報銷算此一當請命者也賊一日未滅臣一日未罪亦一日

不敢離川其勢中原淮楚臣不能顧卽徊革之賊終半推磨山中未曾離穴遠出其虛實強弱亦畧可知應責楚豫鳳安四撫實實肩任剿殺而以京兵佐之此二當請命者也臣不能顧中原淮楚之用兵則亦不能籌中原淮楚之用餉與夫鄖襄等處善後之兵應留之餉又在督餉侍郎與各撫從長商酌具實上聞毋得畫諉之臣致滋遲誤此三當請命者也臣雖束身席藁事關應奏不敢不指陳其端伏惟聖鑒施行

崇禎十四年正月十六月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一終

曾孫　納　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畯　同校
山櫞　農介
農彥

疏

賊奔舊路臣漸東移疏

竊臣前奉明旨逆賊不論踞蜀闖秦總以殲盡爲主臣稟
稟祗遵即打算用兵用餉與緊事宜於歲前入告而其時

賊勢自瀘州一擊晝夜星奔仍走綿劍昭廣一路我兵亦惟賀趙李所發前鋒追及之於梓潼斬首二百六十七級未能大創其餘主客愈奔愈疲而賊則自廣元再走巴州達州矣臣聞賊奔廣元亟檄署鎮趙光遠取道回漢以躡親藩又因總兵梁甫副將賈承芳報從碧魚白水亦至廣元而兵糧告盡檄令趨詣秦督調往西鄉紫陽仍與趙光遠合阻截西竄之路其監軍曹心明行間勞苦病痢幾危臣檄令同秦以監軍陳之龍新至自秦者督賀人龍李國奇之兵躡踉追剿而此兵家口多在咸陽饑荒殊甚咨蜀撫及行保寧順慶府庫提取餉銀人各給之二兩使之寄

其家口然後成行其猛如虎領馬兵一枝獨先遡賊已近達州張應元領步兵一枝自遂州營山中出渠縣防達州折轉臣以新正六日自順慶起行親帶中軍陳可立等漸發大竹梁山又令副中軍李起別領一枝自鄰水長壽墊江會於梁萬臣仍從竹梁大道且行且哨且戰且防惟恐星馳出川賊[illegible]回頭西向臣撫去而復來之理且見在賀李之兵與續調寧夏之兵亦將入蜀非臣稍緩其行不能督催用命而蜀地若無秦兵殺賊斷賊恐主兵必不能支就令臣去復來而為禍已不可救此臣之所大懼也但臣辦入蜀既憂中原革左之當除又憂楚地坐食之無餉是

以將山中之兵撤去始盡而今賊折轉所望者惟總兵左良玉身肩平賊之任亟調迎頭而來乃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該鎭在鄖陽接臣飛檄本月二十五日報發鄖陽十二月之初三日報到襄陽至初八日報侯劉國能李萬慶等兵調齊即繇襄陽當陽彝陵夔巫便道兼程而進忽至本月二十四日始報起程又往興安進發臣不知其何見心甚訝之正月十三日三鼓接見此報即又發使催之不知相及何處可能撤轉迎來否而荊襄等府臣切藩封之慮且一江之隔即是祖陵臣見督之兵又不得不分發東下以防未然而臣之調度於是乎東西兼顧去住兩難惟恨

分身不得而此身之憂勞病瘁日嘔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斃不敢言矣更兼襄庫餉無半文督臣侯洛可駭臣愈增憂懼不知死所除另具專疏上請外伏祈聖明俯賜垂鑒施行

崇禎十四年正月十八日題

直述餉臣咨報乞賜接濟疏

崇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准督餉部臣張伯鯨移咨爲再報派餉已完事內開督師項下今續派各餉及逋融禁旅等處支用已盡恐各營不知仍來按月支餉合再刻冊開報以便早爲設處等因到臣臣讀之不勝駭愕信如斯言

是營兵可以盡撤而月餉竟當罷支也至早爲設處臣奏請於去年八月之初爲襄餉告罄等事乞戶部再撥四十七萬兵部驛裁得二三十萬而戶部僅撥湖廣練餉二十九萬八千六百餘兩數已不敷乃昨准咨文全與楚撫通融已去一十八萬二千六百九十七兩僅餘一十一萬有奇而不足臣前題兌抵山東之數是名撥二十九萬而稚算實無分文臣已具奏則自然則早爲設處臣蓋呼籲於去秋而至今春尚不得分文之用也此時民窮已極部計維艱剜肉不終臣罪當死何敢再言請餉但此乃去秋所請至今不得分文之用而餉臣身在襄陽宜以派餉已完

各營不得按月支餉爲害則臣實憂懼不知所出不得不
再申去秋戶部四十七萬兵部二三十萬兩之請矣再察
餉臣册開從前部撥虛懸未補除此一宗二十九萬八千
六百餘兩之外又有一款題留半開濟邊改充剿餉五十
萬兩內先該兵部題明江西新募義兵抑留袁臨二府餉
銀八千九百一十四兩三錢三分零又有一款續撥盡留
半解濟邊改充剿餉四十六萬一千七百餘兩內四川留
充兵餉除銀五萬二百九千八兩二錢二分零又有一款
部撥五十萬內除廬鳳府州九萬一百八十四兩八錢九
分撥鳳撫支用三項俱係虛懸未補又是一十四萬九千

三百九十七兩四錢四分加前四十七萬合得六十一萬九千有奇庶可供春季之用而此後臣未敢知緣剿局未終臣罪當死歷歷懇請聖裁未敢必能終事也至於十數股大寇二十載披猖臣督剿一年之間不能使之淨盡罪固萬萬難逃然較河北山東新起饑民不免陷邑攻城一時未能撲滅則事勢之艱難心力之窘阻臣覺有數倍焉者恐調兵剿除亦必不能無餉則臣之需餉從可類推而襄餉告罄臣言之去秋至今未得分文之用餉臣至欲營兵不得按月來領則臣之憂危急切尤與尋常萬萬不同奈臣身既負罪又性拙寡援追窮無可告訴惟乞聖慈詳

究始末敕戶部早爲拯濟而已至臣前奏賊若入秦必勦
秦中練餉今仍在楚蜀只於楚蜀二省多方撥濟可應目
前他處遠役西江將必不免脫巾之患臣不敢不明白盡
言其兵部脚裁原來二三十萬後亦不能如數臣不無覬
望統祈聖鑒裁奪施行
崇禎十四年四月十八日題
賊逍向楚臣亟東回疏
該臣項具賊奔舊路臣漸東移一疏於本月十八日自廣
安拜發上聞臣即扶病登程至二十四日已抵萬縣聞報
舊鎮猛如虎領兵馬一枝獨先躡賊者於十三日未時趕

至開縣之胡蘆頸黃後城綿時人馬困乏多不能前如虎
既親見賊奮臂大呼與其子猛先提其姪猛忠直前砍殺
誓不共天參將劉士傑遊擊郭開都司李世忠繼之挺鬬
方酣賊登高一望知兵僅數百後無繼者遂衝突而下先
傷劉士傑並圍猛先提猛忠提忠兩臂厮殺引弓應弦去
倒賊數十人弦折矢盡咸拔刀自刎郭開李世忠亦以身
殉如虎獨手刃數十人潰圍而出明日收合其兵亾失一
百七十二員名馬騾倍是其身負重傷者都司張世龍沙
廣經暴近功又若干人並臣原給鼓練山東義勇開防一
類亦與俱失賊自是又復飛遁據報十九日已過襲門堅

巫巴而去則其向楚决矣賊從陸行臣不得不從水以求
其逃所過州縣先行備船未能有呼立應臣又不得不先
發兵行而以身押後且彝襄兩處餉無分文臣又不得不
於川蜀權宜提取數萬金以行而未卜其能應否其賊雖
入楚若左鎮兵來迎頭一擊未必不旋折向川臣又不得
不與川之撫道秦之監軍十分商酌晋用秦兵以塞潰川
之長計而秦兵非得秦督躬親調度則未肯用命又可憂
也臣之身獨而事庶如此不敢執塗之人而告之惟祈皇
上天憐一允臣請於川湖兩省就近撥餉以充臣用期滅
賊而止即暫費終屬大省若剿局不終後來之費未可量

也再允臣請敕恭督貂督秦兵視賊所向直前剿殺與臣共終剿局則餘兵可漸次汰還而用餉亦自有節也臣事雖庶此二件尤爲緊關敢瀝血附奏惟皇上乾斷敕行

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題

恭謝天恩泣陳罪悃疏

崇禎十四年二月初七日臣自蜀返楚舟抵彝陵適臣齋奏使者次第南還攜帶邸抄臣再控愚忱一疏蒙恩未允辭銜獨請臣罪一案蒙恩止令帶罪臣不勝感激之極嗚咽悲哀因未准部咨恐有訛誤不敢恭述明旨謹北向案望闕叩頭祗謝間伏念臣出都至軍雖纔十

自巳及辛則已三紀年矣惟微臣之遇主原與尋常逈際不同臣銜馬之報恩實有寬夢自矢肝腦可塗不知何日方遂斯願而不敢告言於人者今銜命三年旣不能淨掃流氛又不能頓捐頂踵臣憂慚憤恚無地自容以至順慶處安迭病彌月脫體消瘦不似人形幾番欲覆藥不嘗徑忽而死又懼中道委棄剿局彌延辜負天恩死猶不瞑是以強延一息歷走三巴奔車屢踬於懸崖危棧頻頓於骸淚臣病中增病憂上加憂而兢兢未敢徒死猶冀萬有一分桑榆之可收也顧惟臣之罪戴以終身仍歸茨贖片之銜止於見在亦所當褫今不敢頻瀆瑣聒仰賣宸嚴亦惟

有俯躬捫心苟安愚分所當自盡耳臣謹因奏謝附陳愚

悃伏惟聖明憐察

崇禎十四年二月初十日題○山松日覩此一疏先人
憂病勞瘁業已仰告聖明所以彌留之際及萬吉人請
先人以病上聞舉賢自代而先人之不敢言病也

密奏軍機疏

竊臣頃自蜀返楚稍遲其行一則恐賊反衝蜀二則為調度秦兵已經奏聞比臣至夔門三日副鎮賀人龍李國奇與其部將賀勇南夢雲等俱見臣於水次臣犒賞銀幣牛酒例極從優仍與宣傳皇上至仁特恩求將開功名之路拔行伍之奇尤孜孜汲汲宥小過以成大勛臣在行間不

敢仰負德意爾等能擒獻曹富貴可立取也一時將士勝
行聽令勝躍殊常臣亦爲之喜動顏色各將即求同臣入
楚臣令歇馬秣巫發銳候訓且恐賊若不鬪離必逃走蜀
伏兵夾擊正有待也而臣所以鼓舞牢籠則因監軍僉事
陳之龍新自秦來備悉其中情實與臣徹底言之向來若
龍收降即令隨伍其盔甲器械馬騾皆自己買備務求精
好不費官中一錢前督洪承疇用之止給名色行糧官月
日支錢餘兵丁日支六分馬匹日支八分騾頭日支五分
而出征之日始此則例常延數月不能按期及至過期又
不能補此其征回無此則例而無之矣此雖除却爲兵一

無所習歸家難度復萌舊心所以出久則思譟歸歸久復
思蠢動而每思譟思蠢無不惟貿人龍之是尤以此人龍
傾家破產補救彌縫恒苦不給即臣等賞之一花一幣必
裂分均給而後已此其實情也臣思前督改調事止行權
未爲經久之計後督又復因循此兵終不得所將來必致
決裂所以代題團練懇給練餉以爲坐糧從來九邊坐糧
養贍家口征調出門另給行鹽戶部須行有例豈以秦督
團練之兵而獨靳之是故臣項行察此兵入蜀計日給與
行鹽或本或折一遵戶部須行成例傳諭將士毋得意外
意滅而兵心大定始知歸向朝廷自有生活之路不

[illegible][illegible]之心然而臣之鼓舞牢籠爲時甚暫必欲久與之
處駕馭調停聯絡接濟非秦督至軍不可臣是以有乞敕
秦督駐督秦兵其終剿局之請萬不宜遲至於將士驍杲
器馬精強臣頃新閱一番恐九邊指不多屈且細詢其中
股股皆是降將如高汝礪昔之滿天星常自友昔之整齊
王高傑昔之翻山鷂其餘名字未可悉數即一高傑下有
精兵千三百人每一出門其馬騾衣械自費數千金貲本
而行坐不給情實難堪此等驍雄如不及早收拾令生異
心又奚啻增獻曹數百輩乎是以臣愚出蜀心急行遲欲
爲朝廷收羅有用弭泯他端亦有無限苦衷非得已也此

奏不敢顯言伏乞皇上留心另敕秦督急定團練經制選
立偏裨將領頒給敕書關防限日具奏如此則兵心永定
秦地無虞矣
崇禎十四年二月初十日題

再奏軍機疏

竊臣前具賊奔舊路臣漸東移一疏於檄調總兵左良玉
向夔巫迎賊東來良玉忽往與安西去已經約略奏聞然
此乃十二月十一日臣差官張文明得該鎮本月二十四
日之回文也頃臣已至夔門有十二月二十四日原差
役丁進孝二十九日原差夜役朱印同來回話得該鎮正

月十七日稟猶自堅執西行調之不轉臣不勝憤歎細察
巢中情節該鎮亦欲覘賊向往迎頭剿殺但不料賊近如
此之疾途路如此之差於臣屢調檄文皆不深信顧獨信
彼差來之張明道言陽平去賊甚近遂堅執而不可解豈
知賊是流賊原無定巢陽平雖曾暫近自襄陽馳赴陽平
不綦遠乎臣已牌行該鎮拏解張明道前來正法且自正
月初二初五十二十三十六二十六二十八二月初二初
六等日又差官役九人絡繹於途度該鎮未有不遵未有
不回者也但接鄖陽撫道報稱正月十五日該鎮過鄖十
八日兵始行盡而今賊以正月二十五日入興山境二月

初二至當陽初三報往荊門州去臣自蜀回兵水過新灘陸過蛇倒退鬼見愁之險俱不能先賊而至襄陽將該鎮之回恰好迎頭一截截得則可成大功不然則必然透走而臣之嘔盡血心飛盡文檄終無奈鞭長不及何則萬苦無能自訴過不得已以該鎮原稟併呈至尊一覽間便見所引徵臣檄札之詞非是假設而臣身隔數千里除却差官走檄之外更別無調度法非敢不盡愚心也臣今一面奏聞一面飛探襄穀如賊未闖灘則四圍剿殺萬一闖灘當另請明旨切責該鎮將功贖罪必擒獻曹而後已計該鎮謀勇兵力實能辦之且終堪備邊疆大用仍祈皇上

於切責之中寓愛惜之意臣此奏亦姑存勿宣是所禱也

崇禎十四年二月初十日題○山松曰此張曹滿潤剿局不終之鐵案也覽者著眼

三奏軍機疏

竊照革左之賊久伏英六潛太蘄黃之間時肆猖獗臣以遙隔數千里莫能控制一切分佈進剿聽督撫監諸臣調度行之即遣王事楊卓然監軍稍助一臂亦經屢疏上聞說初未行令招撫也去年十月初九日卓然具稟於臣謂通判鄧起有約撫之說但官兵屢挫撫出無名俟卓然至皖整頓聯絡有能剿之勢方可言撫撫臣答之言鄧起已檄行同襄聽令久矣官兵屢挫撫出無名門下所見甚是

止之爲望去後至十二月初六日又具稟云賊分兩股在皖者爲南營爭世王治世王左金王在楚者爲革里眼老㟢㟢其實氣脈相通也山寨破者將盡官兵入山無米可買緣難取勝見在密圖招安不敢早泄此稟正月初八日方到臣不知密招之議誰實爲之答令卓然悉以相告至本月十四日得楚撫宋一鶴書云督理有札謂革逆求撫自効願請安插麻城地方一鶴權宜答以悔罪來歸或可與惠登相同邀浩蕩但麻城密邇祖陵南逼大江且君金陵上游未可輕議豫中曠土甚多不妨就彼安插臣答之言革左言降僕未敢任楚地固無安插之處中原若□已

多何處再堪著腳耶此時即欲壑鄰轄爾仍受鄰壑一鬨之後萬萬不敢任貴院亦勿以中州為言也度我兵力勝姑誘其降而殺之即殺不盡宜得一半已破其半而餘半乃可降耳又至本月二十一日督理劉元斌移文為萬分緊急軍務事二月初五日督理盧九德移揭為驚聞監軍忽入賊營招撫事同日又准撫臣宋一鶴揭為馳報剿撫情形仰候聖裁事則皆謂卓然於十二月之二十日單騎逼入革左營至正月之初七日出至黃州府議尊監撫各以疏聞臣愚不敢重述但思卓然此舉踪跡頗奇即不博謀於人亦必內斷於心事成當共分其功不成宜獨執其

咎而一時監撫諸臣似覺與者半而不與者半第慮事卽幸成安插解散亦殊費心力而况乎其未可必也臣今甫至彝陵方圖獻曹至急更無能於數千里外遙度情形而王之但既已有聞不敢不據實入告倘徼皇上天威早除獻曹則革左自當弭耳萬一不然而獻曹求合於革左革左觀望於招安亦未必非我之利要之是權時之著如機不投當以合剿爲主勿容藉口監軍以滋搖惑者也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題

再報蜀疆失守州縣疏

竊臣前具察明有司棄城之實等事內稱隆昌瀘州南溪

崇縣仁壽失事臣聞報未確方行察覈姑俟再疏上聞茲
因於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題在案及行撫按
二臣察覈回稱轉行道府尚未詳報臣已出蜀疆勢難再
待謹先據塘報摘列指參案察下川南道魏肯構報稱十
二月初一日黎明死賊哨馬數百餘匹闖入隆昌城內居
民盡行逃散止皂隸十餘人隨杭知縣賊即追來將皂隸
劉雙溪拏訖又將龔門子殺死杭知縣不知下落等情續
據該道報據隆昌知縣杭爲箕申稱本城居民將家私搬
運先逃一空初一日巳時有馬賊數十餘人衝入南門職
與各官帶家丁衙役追出南郊少頃賊兵俱到圍城札滿

各山但職歸路當被死賊齊追昇職策馬走山幸而得免等情又據該道報稱方署鎮面去死賊於十二月初五日打進瀘州知州為賊擄去印信俱不知下落又有松潘道黃諫卿在瀘起馬出城未及二十里亦為賊趕上州同送黃道回於途遇賊打傷等語又稱本道接瀘州塘報賊至玉蟾關初七日在富順即發胡副總並中軍趙以旗督兵應援截殺孰知賊計甚狡已攻瀘而又奔富途至亂石灘與我兵大殺一陣我兵單弱被賊衝散止有胡副將還營跟隨僅二百餘人今暫札富順請示等因又據南溪縣知縣朱由樓申稱十二月初七日辰時屯瀘衆賊俱至并力

圍攻忝彼衆我寡四應難支南門哭然火起殺死千總甯
天華等員職協領精兵千餘於各街巷埋伏方得保全印
信及在庫錢糧等情臣飛檄下川南道確查行據該道回
稱流賊於十二月初一日衝隆昌初五日衝瀘州初七日
衝南溪俱係向年奢酋破過州縣若隆昌知縣杭爲箕瀘
州被害知州蘇瓊南溪縣知縣朱由棳各官失陷情節行
察另報等情又據監軍道廖大亨報稱十二月十一日賊
逼威遠聞知本道發大兵到縣一面分股牽制我師掉鋒
徑闖榮縣即於十一日將縣房焚燒見札地名老君臺蓮
花寺僧兵出與賊打仗苗頭未定等情又據該道報稱賊

於十二日四更時分自榮縣起營走井研縣十四日城上守牆鄉兵打退死賊即獻王家場十五日過仁壽縣此縣無城死賊焚燒一空殺許多人縣官未知下落十六日早到省城東門外有譚文譚詣兵打仗得贏松茂兵是夜偷營折損百十名即往新都走去聞賊見大兵追急晝夜忙行等情又據川西道張國經呈稱死賊於十四日巳時至仁壽知縣劉三策同代捕經歷陳册防守本城慮其難保恐身與印俱喪遂將印信付與其子劉居州陳册亦將寧州衛印信付與其子陳應龍推下牆去逃避眉州該衛與賊交鋒拒敵又被監殿強盜放火越獄而出賊見內變即

衙入城內縣官代捕俱被綁縛賊又放火燒燬倉廒後赴

至聖泉黨生員程汝奇程汝松門首劉知縣與陳經歷罵

賊不屈當街先斬去手足後砍頭未斷推入火中下半身

已燒壞頭面亦焦只有腦後網巾金圈尚存劉居州陳應

龍奔認父屍備棺裝殮其代鑑火使張伯忠鬪賊一至越

城逃至兩河口被賊砍傷未死儒學訓導張之垣鄭于喬

城內原無學衙寄居民舍見賊一至即逃往覺山寺潛避

已回等情此以上皆賊衝川西南之情形也及瀘州殺敗

急奔川北忽於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夜襲陷巴州初接該

道府報紛紛不一有疑爲通江之土賊者有捏稱解餉之

官兵者久之據保寧府據巴州知州盧爾惇報稱連探附
化等處塘報未轉來聞戰聲忽於三十日丑時城內多人
吶喊而起燒了嚴公廟前小房一間連叫殺人又叫賊進
了城只見一城男婦睡夢驚慌打開東門逃走卑職正出
堂督儀一夥纏頭黑面之賊擁至州門卑職帶領家丁銜
役抵敵賊退東街又向北街放火職同唐勳臣殺至北城
殺死七賊賊將卑職左體連中二箭殺死家丁盧自京等
二人僉虎勳臣中刀身死至辰巳時馬賊千餘從西南而
來云是賀李之兵追賊鄉兵俱隨其後當殺鄉勇至南門
州同張連耀督率把總王績楙等與賊對敵張州同被

重傷不知下落王把總殺死一賊亦被賊傷將城內各處
燒燬至未時出札東嶺等情據此則原無解餉官兵之說
特以歲暮人心懈弛不加隄備於睡夢中遭賊眾附故爾
先是賊闖淨堡越過達河亦會攻逼巴州准舊撫臣邵捷
春十月初八日塘報內稱賊到巴州即盡力攻城蓋欲欺
其倉卒無備知州盧爾惇固備有方調度得法又張奏凱
急能星馳前到且與呂年玉等僇力同心首尾協應屢戰
皆捷除鋭矢所傷不暇斬級外而見獲之功共至一百零
二顆即鎗刀弓箭等器亦以數千計實足以挫賊鋒而壯
我軍威矣文武官弁功當敘錄以勵後効等因在案臣

方欲俟事寧一體敘旌今忽復陷城如此前功可惜後罪難辭至隆昌知縣杭爲賓先賊未至棄城入山乃捏稱追賊被阻南溪知縣朱山棱亦委空城抱頭出走乃飾報苍戰全印榮縣知縣孫光烈到任兩月爲人所愚先將家眷寄蓮花寺中而令僧兵守城既聞賊至又發僧兵以往護寺而賊逆入之昬悖尤爲可恨其瀘州知州蘇瓊於臣入蜀之初曾捐解米二百石鹽各二千斤長槍一百桿助軍前之用比臣在順慶又解綿甲一百領臣呼其解役細問城守情形似料理有餘裕者乃解批方發而失陷旋聞或言賊犯小市適値河乾士民驚懼盡越大江南岸而談

州止守空城或言松潘道赴任該州甫造出城賊遽乘隙闖入蘇瓊既已殉難故察覈回報無人而初報被擒之說不足據也仁壽無城蜀中人盡知之言之而該道張國經新任詳報獨言有城殊屬可異知縣劉三策果以無城死難優䘏宜先與夫瀘隆南榮四屬俱稱天啓年間奢賊破殘巴州亦稱崇禎二年被賊陷失臣欲加詳覈難待回文嘗仰請聖裁通赦撫按覈奏應䘏者䘏應罪者罪固其本等職業也若夫省會藩封重地臣知聖明念切親親實已早爲籌畫頃蒙蜀王賜書謂臣計出萬全謀先陰雨得宜指之居重腹心爺諸將之統兵扼守福庇於蜀弘且遠也

此雖非臣所敢當然今賊已出蜀雖城寨燃或可仰寬聖
懷萬一竊恐長安去蜀途遠風聞浪傳臣不敢不附奏聞
伏惟聖明垂鑒

崇禎十四年二月初十日題○山松曰按此川中所失
州縣先入一一上聞則小史明季遺聞所謂瀘州知州
蘇瓊等死於賊砍其頭克叙報功者妄矣

驚聞襄陽異變疏

竊臣前在蜀揣賊東奔即調總兵左良玉自夔巫大道而
來迎頭剿殺已經節次奏聞至於飛飭撫道嚴督所屬防
守城池堅壁清野杜賊狡窺亦於十二月之二十二二十
九正月初二等日差役告誡絡繹於途後賊襲巴州又於

正月初五日分頭差役譯切再三爲緊急軍務事內開張曹二賊瀘州殺敗星奔十二月二十九日已至巴州眞正晝夜飛行二三百里拚命衝突且賊衆連婦女小子實不過二三千而狡詐異常猶然以少爲多閃爍百出往往乘夜刦營乘夜襲城出人不意少或玩視必致疎虞合再飛飭該道府即便嚴飭所屬州縣遵照屢檄嚴守城池謹防狡詐假粧官兵乘夜襲刦此第一要著俱毋違誤自干大法續因猛鎭接戰遺失關防又於正月二十六日差役重加申飭內開照得張曹二賊已越夔門向巫巴入楚疾走如飛因與猛鎭接戰失去鼓練山東義勇關防一顆誠恐

假克官兵持此支糧賺哄州縣城池合檄各該道府即便
嚴守城池加意隄備如有執持前項關防印信牌票打糧
即係死賊狡計立刻擊打擒殺萬勿墮彼容令進城致貽
噬臍之悔至於假克官兵黑夜襲城尤宜萬分嚴防不得
一刻疎懈等因各各去後二月初二日臣始發夔門至巫
山縣初三日逆風行僅七十里宿南木園初四日午過巴
東至歸州初五日逆風下新灘不能再進初六日大風黃
霧塞峽不能行初七日暮抵彝陵公署沿途接報正月二
十五日賊過興山無城之縣燒燬餘糧都司吳國懋戰死
二月初二日至當陽縣攻城該縣督同鄉勇登陴放火箭

大砲射殺先鋒十九賊擡開營頭向西北去初三日頴州
門州被城上兵銃打死七八名星奔而去此後未有確報
臣催川回之兵陸續分發前進間忽於十一日夜一更時
分據襄陽府差役王自成步齎塘報爲塘報賊情事據撫
先奉鬮部飛檄本道憲牌緊守城池隨於本月初四日職
同本道初更上城分信嚴防周圍巡視至二更盡點哭於
是刻見火光四起當察六門鎖鑰毫未有動職即督率民
壯步衛南門火巳梗路又同都司蕭鳴鳳陳一芳冒烟衝
突身府身中二箭箭寫安民厰四月造火光之中見有穿
經箭衣七八人往來往去背後又有十數人飛喊前來職

分頭四應奔擊府前射死賊八人又有從清軍廳東夾道六七人理刑廳西夾道四五人職即登樓拒捕賊衆漸集大約不滿三四百人全副盔甲午後方有二千人俱紅藍箭衣白號帶爲記背有紅旗號自四更初刻至初五日三更賊衆漸次繇南門出府中官舍民居十去其四監倉庫焚刦襄府殿門亦焚國主巡道鄖推官李知縣俱無下落察明另報等因據此臣讀未及終不勝號咷痛哭垂死病中又復嘔血傷心細思六門鎖鑰未動賊人何自而入府廳東西夾道何得預伏有人且先夜三更盡點火發而次日午後始有賊人一二千則所謂全副盔甲三四百人又於

何時闖入也此必須有伏奸從中發難攻賊亦以約期舉事先時發火馳馬射弓七八人十數人者皆伏奸爲之賊反從外後期而至致茲異變深爲慘痛而府城文武平時疎玩畧無警備之心飛檄提撕猶然漫不料理以致於睡夢中遭此酷烈耳卽今親王何在宮眷何存郡爵庶宗各各有幾訪求下落寧可遲延與夫一應職官全城士庶俱作何狀倉庫錢糧軍資器械獄囚人等孰在孰亾通應覈實以便上聞臣飛檄確察兼前官尋訪襄王所在尚無回覆至十五日之夜接王事余爵塘報內有拏獲獻賊一名黑犁虎供賊初四日抵襄一晝夜行三百里精賊共有一

千餘見到襄陽者不多與彝陵當陽遠安獲賊供數不啻符合此區區之賊能奈方城漢水何而自為之失守也顧念臣初四之夜猶阻巴歸距襄千有餘里督發川回之兵僉事孔貞會以初七日副將張應元以初八日方到當陽評事萬元吉副中軍李起以初九日方到荊州其餘跋涉險阻至十二三猶未全到彝陵豈能有及惟有差官飛檄調總兵左良玉凡十九次皆令從荊彝大道扼夔巫得勝等關該鎮堅執賊必入秦徑從襄陽西上鄖均興安而去調之不轉即鄖襄各官莫不以該鎮西行為是而偏一人挽其東行是則大禍之來非關天數全繇人事中遊

臣言及此又復嘔血傷心痛悼何極事關重大不敢不先馳奏聞其襄王所在有言已乘小船飛下武漢者有言賊挾求撫守正不從者無報可據終涉風聞臣謹封襄陽失事之報與獲賊口供之報進呈御覽祈發部科詳閱明臣不欺原報經臣動筆未敢補綴臣罪萬死不敢避此小嫌也

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題

再接治臣咨報補陳調度疏

竊臣驚聞襄陽異變已於二月十七日冒死上陳訖十九日接鄖治袁繼咸塘報種種情形大畧與臣前報相同獨

無知府王承曾之報其末後一段開稱職轄有五郡處處
皆賊衝鄖鎮兵不滿萬除分防鄖楚各路外尚在應宛南
堵與淅往往急纓冠之救先於正月二十三日蒙本閣部
咨爲緊急軍務事內云張曹二渠所餘精賊無幾踉蹌奔
逃巳回巴州勢必繇舊路入楚鄖鎮之兵截殺鄖均一路
令職整頓兵馬扼截鄖均毋容賊竄等情職即恪遵立檄
各兵將扼截鄖均一路不許踈踈去後然襄陽係藩封重
地本閣部令雖未及職繇來不敢刻忘又檄巡道張克儉
調有張上公之兵一千二百名又有本地兵一千五百名
巡道監軍道標兵二百七十名况高深之險甲於海內

設巡道守備二員與府衛同城共處戢雖不足守或有餘
其職權處彼賊之假兵詐城也大書嚴示遍發襄屬州縣
並各城門禁諭兵過不許擅入即有應支糧料止許一二
官目進領申飭詰奸不啻穎秃處襄城之五方雜處也屢
檄該府縣印官清察保甲無容奸宄潛伏處降丁之與民
不甚洽也商左鎮委官專駐彈壓至保固藩封一事撫院
先經取有該道甘結合疏會題在案此職平時之綢繆也
及初八日途聞賊至當陽之息職已先檄鄖將余起元駐
光化之兵一千名就近趨襄又先移撫院發楚將劉承諭
之兵一千名駐棗陽為襄犄角仍檄巡道調度職隨親督

鄖陽賈一選徐勇之兵二千餘名亦於是日自鄖進發急趨均襄隨地策應已經塘報本閣部訖所以爲襄計安全者固已不遺餘力矣第職撫治也遞轉而下則有道府守備衞縣等官凡一切守城詰奸備禦諸事職能行於各官而尤在各官之力行無如知府王承曾沉湎醉鄉守備蘇得節署縣印穀城知縣李大覺相率怠玩既無盤詰又心偵探使巡道孤拊寡和遂致奸藏肘腋變起須臾城[illegible]假冒明入者有克丁暗入者有夜半扒城者報稱張[illegible]初六日始到是初四日之夜外無大寇內無多奸凡[illegible]兵全無擒斬如入無人之境襄王被害則各官之罪[illegible]

勝誅而內寧足食哉通判過周屏副將劉文昭先期分守
樊城與襄城一江之隔浮橋先拆自斷援路克儉寶自貽
伊戚本職遠在五百里外恨無分身之術爲道府守將詰
奸初八日始接巡道初二日賊攻當陽之報隨於是日發
兵赴襄隨於是夜即聞襄城火起內伏之奸發於猝然此
非職之智力能及然其有地方之責不敢不爲法受過也
除席藁以待外合先馳報等因到臣竊惟臣愚入蜀三奏
回顧楚豫及山中留兵撤兵一一仰瀆聖明在案其在於
楚責令撫臣宋一鶴東剿同革治臣袁繼咸西控鄖均而
襄陽重地未撤治臣移鎭者則以屢奉飛調左鎭自彝歸

楚巫而來迎頭扼剿恐賊竄於東又竄於西則鄖均一路正當房竹興平奔突之衝不得不令鄖治力防之至飛調左鎮除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九兩差示以賊不入秦定然折楚得其回窠堅執西去不肯東來已經特疏奏聞外尚有正月十二日一檄謂賊已至楚州過河東下不出臣入楚之料若該鎮在襄過節力來賊越巫山透巴歸一帶而承天祖陵荆襄藩封重地震驚可虞卽該鎮專任其責毋謂臣不早言之此時尚不知該鎮西去追差役提至前途取其回文見在可覆按也卽臣前奏正月五日檄行襄陽道府嚴守城池謹防狡詐假粧官兵乘夜襲刦皆亦於正

月十八日到襄今差役自襄郎回取具該道回文亦在可覆按也然則臣之調度雖以東西分責兩撫未令移鎮襄陽而所以申嚴鎮道先機制勝思患豫防實無敢有隙之疎誤謹再封原文齎呈御覽則失守襄陽之故尤爲較著彰明而臣自分罪死無容更置一詞惟有束身席藁以候斧鉞而已

崇禎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題○山松日襄陽之變先人已上聞矣茲摭治臣之咨補牘者特爲表公纔咸分謗冀其保全耳

狡賊渡漢東奔疏

臣於二月十一之夜聞賊襲襄渡漢一面移文蜀撫飛調

賀李之兵馳來槊剿一面再檄左鎮提兵不拘賊往何地星夜急追立取二逆稍賒從前違令之罪仍慮各處地方怠玩從事草檄馳飭爲萬分緊急軍務事照得張曹二逆在蜀殺戮晝夜星奔原欲東合迴革本閣部屢檄督撫鎮已非一次今報二月初四日夜賊未至襄陽先有伏奸內變黑夜縱火招賊襲城旋即闖灘向隨棗大路此爲東合徊革無疑且又從襄獄中劫去潘獨鰲而去此奸亡心兇狠異常必擇關係重大之地首先謀犯以肆狠毒所有鳳泗祖陵淮揚財賦之藪中州湖廣藩封櫛比之區必須嚴嚴捍圍內搜伏奸預絕窺伺之謀大張剿殺之勢

與[illegible]帶來不敢前乃爲第一勝者若待其奔北而後擊之
必至客勞逸饑飽者著占先官兵保甲鄉團人人鼓舞搶
渠魁亦爲首功萬一悠悠忽忽視若尋常少有疎虞噬
臍無及本關部督兵在後不能超出賊前有信地戰守之
責者固無容於他諉也等因於十四日差劉俸往承天德
安揚印綬往安廬所屬王之翰往頴鳳淮徐王加璽往信
陽汝寧陳州歸德各官皆彼處督撫鎮道提塘也又差李
友才往禹州開封河北于成璧往南陽汝州雒陽燕滿往
黃州蘄州武昌姚紹隆往揚州孫應時往應天巡按其湖
廣巡按巡歷湖北又差向文南往報趙回承天護陵又十

七日咨為緊急軍務事差督理提塘王瑞鵝齎成功劄往

監臣盧九德將見在安盧之兵先顧鳳陵劉元斌將見在

浙黃之兵分衛鄂陵又差官洪星齎往南京兵部調兵扼

浦口池河文武操江發兵扼江北一帶可渡之處應天巡

撫發兵扼江浦六合去訖誠恐彼賊既出平洋東西南北

往來飄忽難定其向若欲臣一人之身處處先到逐一代

防則斷斷乎不能赴而馳檄飛調之外實無餘法無奈人

心玩懈法令廢弛有如襄陽一不戒而臣之調度由撥從

恆心而憤懣欲死亦終無奈之何是非仰借天語森[illegible]

成分信文武各任力戰死守之事恐襄陽而後迺行[illegible]

臣不知其所終也頃臣於十五日自彝東下病困江陵接
王乖余爵塘報探得初八日賊在樊城初十日賊在新店
十一日卯時至新野從城東過南陽大路賊遣細先入南
陽約十二日攻城幸得城內拏獲奸細三十名當日審明
梟斬死賊聞信老營未近南陽苗頭轉向唐縣去訖繇此
觀之賊細實無多人一斬卽破其計聞風喪膽而去是南
陽之所以得卽襄陽之所以失而守信者宛效南陽深戒
襄陽亦非難事臣固願聖明之嚴爲敕也至臣前奏請調
登萊之兵協防鳳泗劉監分兵承天日夜整搠防維遠哨
賊苗先揚我武二臣之責一毫不得諉卸於人而鳳督楚

撫雖各有兌漕剿賊之任尤當以環顧陵寢拱衛萬全為先蓋其相距遠近猶在數百里內外而微臣區區之心雖一日九廻無奈狗馬之身尚隔數千里不能分飛四應何也至於山東河南饑民嘯聚各宜早嚴戡定毋令流毒𡱒鄰尤為第一急著到底鳳兵單薄又無禁旅相幇或者東海嚴寒春氷未泮可借登萊一旅出境暫防如往年故事是在聖裁敕兵部檄行非臣所敢定擬也

崇禎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題○山松曰按此疏所云中州湖廣藩封櫛比之區必須外嚴捍圉內搜伏奸今辛巳三月十四日差于成塱往南陽汝州雒陽捧[illegible]飭二十六日取具回文則河南府之失不在先人[illegible]可知而小史移於辛巳正月二十一日以誣先人之[illegible]者蓋以夏允彝幸存錄有云自襄陽破後勢遂滔天

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之語于是欲加之罪不患無詞
其實所謂襄陽之破者歸罪於先人而所謂河南之破
者不過嘆息厥後李賊之浸大大初非謂其爲一時之事
也後字文字原有分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二終

曾孫　約　授梓